

诗歌屋里的包租婆

徐亚平 钟梓欣

“大雪”节气至，而雪未至。去湘阴拜访作家湛鹤霞，她约了几位作家交流，把聚会点设在她家客厅，还给活动取了一个别致的名儿——围炉煮茶读书会。

会前，有一身材矮胖的女士在客厅和厨房间来回穿梭，忙着给大家准备姜盐芝麻豆子茶和水果点心。我起初还以为她是东家女主，后经打听才知，她是诗人田岑。

一

待大家都品上香茗，热火朝天地聊开了，田岑便在厅角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，面带微笑，静静地看着诸位作家谈笑风生。

“你也是客，为何偏偏是你煮茶？”我问，田岑答曰：“我喜欢做事。”作家钟梓欣称：“岑姐什么时候都是笑着的。”

作家徐敏说：“岑姐跟圈子里所有人都玩得来，与人相处特别融洽。”

作家付丽回忆道，2018年，湘阴选派四位作家参加岳阳市作协“文创班”培训，田岑是同行中第一个主动找她说话的人。田岑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，就像是一个邻家姐姐。

二

田岑对诗歌的热爱近乎痴迷。1990年，她刚参加工作，在湘阴服装厂上班。那时，她的身材很好，穿什么款式的衣服都好看。可是，她只上了三年班，服装厂就倒闭了。

厂子倒闭时，正值荷花开放时节。田岑心里充满不舍与伤感，却又不肯表露。于是，她拿起笔，开始写诗。

下岗后，田岑靠摆摊贩卖小菜维生。每天天不亮，她从老家三塘“千秋门第”把小菜装上三轮车，踩到县里的菜市场，把每一把菜都标好价，一字儿摆开，就不管了，然后掏出随身携带的日记本，信手写诗。买菜的人看到这么新鲜的菜、公道的价钱，也就不愿意打扰那位埋头写诗的摊主，他们拿了菜，把钱放在盘子里就走了。

暑往寒来四五载，田岑一边贩菜一边写诗，居然在湘阴县城买下一栋两层小楼房。田岑把房子装修好，自己住上层，下层出租，当起了“包租婆”。

“现在还继续卖菜吗？”“不卖了。”田岑解释，“年纪大了，身体吃不消。”“目前做什么工作？”“现在江东社区打扫卫生。”田岑介绍道。

三

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田岑对诗歌的热爱亦如此。

田岑的老家是三塘镇千秋田家屋，鼎鼎有名的书香世家。相传，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访江南，行游至此，得知此宅主人耕读不倦、藏书满楼，乃御笔亲书：“千秋门第，万卷书楼”。

念一年级时，别的小孩只知道玩泥巴，而田岑则如饥似渴地找书读。找不到合适的书，她就偷偷去翻看叔叔的课本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，每逢生日她都会把零花钱积攒起来，加上压岁钱一起，去买书。

十五岁的时候，田岑开始尝试写作。最开始，她只是隔三岔五地记录一点日常见闻和感想。到如今，她一天不写诗就会吃不下、睡不着。

四

田岑的住房不是很大，但她却分出一大半空间用来藏书。“我可以没钱吃饭，但不能没钱买书、读书。”

一个月前，田岑在湘阴县诗歌散文学会发起“归园·田·居”读书活动，各界积极响应，县文联负责人及一些作家，纷纷向田岑书香雅舍捐赠了不少新书，场面很是热闹。

田岑书香雅舍的藏书已达2000册，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图书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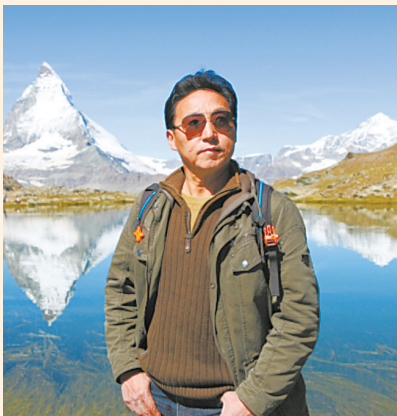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时分，湛鹤霞诚邀大家会餐。席间，我看到田岑的手，宽厚而粗粝。这让我想起了京剧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里的一句唱词，不由自主地哼了出来：“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，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。”

众人皆抚掌大笑。惟田岑不笑，脸红得像一朵桃花。

作家写作家

我眼中的少鸿

倪章荣



陶少鸿。 通讯员 摄

陶少鸿，笔名少鸿。第一次读到他的小说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《湘江文艺》上，小说名叫《苦恼人的笑》，很短，只有三四千字，但少鸿的名字被我记下了。尔后的漫长岁月，只要看到少鸿的小说，我都会认真拜读。去年，少鸿还送了我他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墙上的脸》，可小说集附录《少鸿小说存目》中，我却看不到这篇小说的篇名，不知是不是他遗漏了。

和少鸿接触之前，我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提醒：少鸿这人很孤僻，不好接触。于是便有了些畏惧，直到21世纪初，我从广东回长沙工作之后，才第一次接触少鸿。接触下来，我的感觉是，少鸿这人并不是不好接触。诚然，他不抽烟不喝酒，与我这种陋习很多的人完全不同，人多的时候，他也不多说话。可是，我们单独相处时，他却有很多话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三观一致吧，但我们谈论的话题很少涉及文学。我们都认为，文学这个东西有很多的隐蔽性、私密性，不好谈。

少鸿也不认为，写出几部好一点的作品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曾经问过少鸿，你写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，却没有得过一个全国性的大奖，是不是有点遗憾？少鸿说：没什么遗憾的，得了大奖又如何，到头来还不是云烟？如果说少鸿有什么性格特点的话，那就是有点孤高，来自骨子里的孤高，并不是孤僻，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吧。

偶尔，少鸿也会和我喝点小酒，我们对某些东西忧心忡忡，可又都无可奈何。不同的是，少鸿比我内敛。尽管内敛，他也有愤怒的时候。记得我还在湘西工作时，少鸿来湘西游玩，夜宵时他因对当地一文人的胡说八道十分生气，提前结束了那场对酒当歌的游戏。

我读作品特别是一些名家的作

品，更看重作品的思想意义，在我看来，技巧只是基本功，思想才是衡量一个作家高下的标准。而少鸿的作品大多是很有思想的。

无论是少鸿早期的中篇《梦生子》《黑松林》，还是后来的《新寡》《服丧的树》，以及短篇小说《赶山狗》《流祸》《越丧》等等，都是相当出色的佳构精品，直抵人性深处，让人久久回味。

少鸿的中短篇小说，不涉及“宏大”题材，没有轰轰烈烈，只写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和灵魂内容，只探索人性与社会的关系，其实这正是文学存在的本来意义。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和灵魂色彩，应该是作家重点关注的领域，没有了对这些的描述，文学是残缺不全的。

少鸿出版了十多部长篇小说，我只看过三四部，其中《大地芬芳》《梦土》《百年不孤》，是少鸿的长篇代表作。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，农民对土地的深情，农民对正常生存环境和理想社会的渴望，农民的牺牲和奉献，农民的苦难和血泪。

馋得口水直流。有一次，守护甘蔗园的爷爷拿着一根被雨水压断的甘蔗走过来，分给我们吃。我沉浸在那段回忆里，嘴边似乎仍能感觉到那时甘蔗带给我的美味。

这时，我听见有人说：“再给我来一根，这里的甘蔗实在是太好吃了。”一个本地居民满脸自豪地说：“当然好吃啊，这都是我们本地人种的，从不打化肥、农药。”

我曾亲眼见证家乡土地的变迁，从丰盛到荒芜，再从荒芜又到逐渐复苏。丘陵地带并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种植，依然依赖人力耕作。随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离开家乡，土地逐渐被忽视。如今，年轻人逐渐回到家乡，他们带回新的理念与热情，把家乡的农作物以及深加工产品，通过网络销售平台送到千家万户。那些由农民亲手种植出来的农作物，愈来愈被人珍惜。

兴马洲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，这里的房屋结构、农耕方式和我的家乡并无太大差别，但因其为洲，四面环水，也就赋予了它独特和神秘。

据了解，兴马洲上居住着1400多人，他们集体住在洲边，中间是广阔的田野。这种居住方式与我家乡十分相似。

虽说是农闲时节，但兴马洲上并不冷清。一位原住民告诉我们，村里正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，村舍、田间水渠和水塘都在进行修整。明年春日房屋就会焕然一新，到时若我去

2017年5月底，少鸿打电话给我，说有关方面要在常德开一个《百年不孤》研讨会，全国一些知名评论家、文学刊物编辑会来，他邀请我参加。他告诉我，所谓研讨会，不过是请多年的老朋友在一起聚聚，他写作了大半辈子，早已退休了，之前从来没有搞过类似的活动，欲借此向多年的老朋友表达感谢，嘱咐我一定要参加。少鸿是我多年的朋友，又是我喜爱的作家，我不能不来。

来之前，我认真地读完了少鸿这部新作，我认为这是少鸿成就最高的长篇小说——也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一部难得的长篇佳作。《百年不孤》所叙述的是一个乡绅世家近百年的历史以及相关人物多舛的命运。主要人物有二三十个之多，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，从第一次国共内战到抗日战争，到第二次国共内战，再到土改，直到改革开放，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在《百年不孤》中都有呈现。主人公建立乡绅乌托邦世界的尝试终于彻底失败，这是写给传统文化的一曲不尽的挽歌。

我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评论，带到了研讨会，我想谈谈我对这部作品的认识。可是，领导和专家的发言很重要，会议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我没有与少鸿讨论他想在这部小说中表达什么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作家写出作品之后，解读就是别人的事了。

我曾经在一篇写华文的文章中说过：“文学，还是应该尊重事实，发乎内心。”少鸿成名前我不清楚，至少在成名后，他没有一篇违背自己良心而写作的东西，十分难得，让我不能不敬佩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。陶少鸿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。）

岛上踏春，欢迎去她家喝茶。如果有朋友、同事来岛上聚会，也可以和她预订用餐。她的招呼的笑容，明亮、自然，有着乡村人朴实的人情味。我走在田垄上，看着纵横交错的水渠和粗犷的田野风光，乡村冬日的真实与期待来春的美好，奏成音符在我耳边轻轻流动。

走出田垄，我沿着村道走近村舍和菜地。一位热心大姐问我：“要买菜吗？都是自己种的。”我看着那些长势旺盛的菜地，心里有股热乎乎的劲，我喜欢这样的劲，那里包裹着人们对生活付出的真心实意和勃勃的生命状态。

回程的路上，坐在轮渡上，我和朋友聊起兴马洲的魅力所在。对于自小生长在乡村、熟悉乡野风光的我，以及和我一样又因求学业融入城市的人，兴马洲究竟有何吸引力呢？答案似乎就在嘴边，却又有些模糊。

“去兴马洲上走一圈，感觉和回到老家村里走一趟没什么区别。”朋友说。

“确实没有区别。”我说。

就在这淡然的一问一答中。我猛然惊醒，原来，来到兴马洲，就是回到故乡，走进心中的故乡。它让我感受到一种难得的舒畅与宁静，那是故乡刻记在我心路上的成长密码，也是每一个人在成长路上所能找到的心灵庇护处。我庆幸长沙有兴马洲，让我有机会亲近那份久违的乡愁与温暖。

城市故事

或许是农民的儿子，从小耳濡目染了农业耕种，对土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。房屋装修时，我不断压减预算支出，却不惜狠下血本，新上预算外唯一项目，大老远从乡下运来两车泥土，在楼顶整出两块菜地，只为能在喧嚣都市觅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岁月静好。

这不，地出来后，一年四季都没闲着。虽做不到果蔬自给自足，但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能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栽种果蔬、浇浇水、施施肥、除除草，有一种悠哉乐哉的满足感。

这天，陪母亲吃饭时，她突然一脸疑惑地问我：“楼上红菜叶好多眼，不知道被什么吃的？”

我不假思索随口回答：“肯定是虫呗。”没过几天，母亲似有发现的告诉我，红菜叶上的眼，应该不是虫咬的。见我一脸狐疑，她言之凿凿地说：晚上她到楼顶观测过，没有发现菜虫，翻土也未逮到；她发现菜叶上新增的眼和眼的扩大都出现在白天，且白天也未发现菜虫。

听罢母亲的叙说，我良久未语。真没想到，母亲做事这么扎实认真。

又过了几天，母亲如发现新大陆般告诉我，菜叶上的眼，是被一只不知名的黑鸟啄食的，她还吓了鸟一大跳呢！原来，排除虫咬之后，母亲加大了上楼观察频次，终于和“偷食贼”撞上了。

母亲的发现，让我陷入了沉思。兴许是离开农村二三十年了，对农村的事物生疏了起来。偷菜吃的，除了虫子，还有鸟儿呀。

接下来的事，就是如何防鸟儿偷菜吃。老是爬楼驱赶，终究不是个事。我们异曲同工地想到了扎稻草人。在乡下，将稻草扎成人形，立于田间地头，是农人们用来吓唬偷食的鸟儿、守护自己胜利果实惯用的伎俩。只是深处闹市，稻草从何而来？因而这个提议只是一闪而过，旋即被我母亲否定了。

于是乎，母亲又想到了扎个塑料袋。她拿出两个塑料袋，找来两根绳子和木棍，把塑料袋绑在木棍顶端，立于菜地里。三天不到，母亲就嘟囔起来，塑料袋有效期仅一天，从第二天开始，偷食的鸟儿就把它当成了空气。更为耻辱的是，鸟儿竟飞于塑料袋底下，大摇大摆地啄食。

突然有一天，母亲不知受了哪门子启发，竟提出了请奥特曼赶鸟的奇想。按照母亲的说法，奥特曼高大威猛，色泽鲜艳，面目凶恶煞，鸟儿肯定没见过，看到会害怕无比，是驱鸟护菜的不二选择。

对于母亲的说辞，我自然是将信将疑，但母命难违，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，我将孩子们玩腻了的放置在乡下的两尊身高一米的大型奥特曼，塞进汽车后备箱带了回来，然后马不停蹄地将奥特曼立于菜地前后。为了增加威慑效果，我们将其中一尊奥特曼摆成凌空出拳姿势，另一尊则摆成踢腿姿态。

还真别说，自打奥特曼卫士住菜地一站，还真把偷食的鸟儿唬住了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为防一成不变，被鸟儿识破是个玩偶，我们隔三岔五地更换奥特曼竖立的位置，调整外观造型，终于实现了菜地的“长治久安”。

吃上鲜嫩多汁的蔬菜的那一刻，一股感恩之心顿时涌遍周身。谢谢你，忠诚的奥特曼卫士。

一路飘香

吴桂元

公路弯弯绕绕，又多是下坡路，有些地方还有滑坡。这条路原为县道，于前几年拓宽后改为省道，连接着浏阳市西乡与北乡。虽依然略显险峻，但在各类指示标志与防护栏建好后，内心消失了以往的恐惧感，驾车行驶起来也轻松了许多。

与一老友约好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们驱车来到浏阳市葛家镇金源村响堂组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不大的、半手工半现代的现榨茶籽油的作坊。走近一看，墙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“绿色田园，油茶的奥秘”。

“古道茶香三里，御道坊内养天年”，这是乾隆皇帝赞誉茶油的一首经典诗句。我纯粹就是为兄弟姐妹们，来这里寻找更加入心、入胃的健康食油。在他们看来，山里土生土长的纯天然的茶籽油，是纯洁无瑕的，即使价格贵一点，也是值得拥有。

茶籽油以它独特的功效与作用，以及它的美味，当之无愧地站在油品的世界之巅。茶籽油的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。在古代，人们使用石磨等器具将茶籽压榨成油。茶籽油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烹饪油品，广泛用于宫廷和民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茶籽油的技术更加成熟，特别是湖南、四川、云南等地，成为茶籽油高产地。

茶籽树的南方与北方。北方茶籽树，以“秋分籽”品种为主，而南方则以“霜降籽”和“寒露籽”品种为主，出油率较北方略高一些。北方人也曾尝试着种植南方的2个品种，但效果均不佳。野生的茶籽树大都生长在比较陡峭的山坡与茂密的山林之中，它树籽坚硬细腻，肤色泛黄，油润丝滑。霜降时分，开着白色的花朵，无比鲜艳芬芳。

山茶籽的采摘比较艰辛。采摘后首先要先在太阳底下晾晒到一定程度，然后放入烘干机内，烘干机启动，发出轰鸣的声音，粗犷震耳，连续十几分钟。圆圆的茶籽在强大的碎籽机中，瞬间变成粉末状，淡黄淡黄。经人工用手柄铲入传统的甑木桶内，把茶粉蒸上几分钟，再用稻草或纯白布包扎好，周边用2层铁箍定型成茶饼。放入液压机上，一块一块靠好，等待全部到位后，机器通过液压机开始挤压。随着液压机作用，需要人工拿着锤子和铁钎，轻轻地慢慢地敲打。一般情况下，是左右各站一人，看似简单的敲击，实则是默契的配合，表面两人好似在讲故事一般，可没有真正的十年八载的功夫，根本操作不了。

美丽的老板娘反复操作着开与关：停止、启动！手法娴熟热辣，敲打茶板时：啵啵！啵啵！声声刺耳，声声入耳。

不知不觉中，一位老人家端来了茶水 and 各式点心。我抬头望去，车间是一木制的屋顶，屋顶树杈呈骑驴的结构，黑色的瓦片中间，镶嵌着透明的玻璃明瓦，房屋高度有近6米。几位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循环着每一个动作，优雅、大方。嘈杂的声音，响彻满屋，响彻大山的每个角落。

带上刚刚榨出来的茶籽油，一路风景，一路飘香……

洲如吾乡

简媛

2025年1月5日，正值小寒。上午，我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擦得干干净净，下午看阳光还暖，便想着找一处让人闲适的地方走走。没有太多犹豫，我驱车前往兴马洲。

去兴马洲需要乘坐轮渡，对于我这个在丘陵山区长大的人来说，水总是富足、神秘而又带着些许凶险。那些因水而生的词如流水般在我的脑海中汇集：鱼米之乡、深不可测……

腊月是兴马洲的农闲时节，村里大片种植的甘蔗已收割完毕。渡口旁摆有甘蔗，一看那颜色就知道是本地出产的。这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家乡也曾大面积种植甘蔗。那时，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在甘蔗园四周徘徊，一个个

